

上海博物館藏 《大攻（工）君（尹）月圓器》銘箋釋^{*}

羅衛東

（北京）北京語言大學漢字研究所教授

摘 要

《大攻（工）君（尹）月圓器》銘文「𡩺」可釋為「宮」，「𡩺」可釋為「朔」，此器為三晉器物。

關鍵詞：𡩺、宮、𡩺、朔

^{*} 本文為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世界文字資源庫建設與研究」（22JZD033）、「古文字構形系統發展研究與數據庫建設」（24JZDZ04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Annotations on the 大攻 (工) 君 (尹) 月圓器 of Shanghai Museum

Luo Wei-dong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ofessor

Abstract

The inscription “𠂔” on the 大攻 (工) 君(尹) 月圓器 can be interpreted as “Palace (宮)”, “𠂔” can be interpreted as “Shuo (朔)”, and this vessel is from the Three Jin Dynasty.

Keywords: Gong (𠂔), Gong 宮, Fei (𠂔), Shuo (朔)

一 引言

《殷周金文集成》¹（以下簡稱《集成》）編號10459的《大攻有圓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以下簡稱《銘圖》）定名為《大工尹月圓器》，編號是19340。²我們依據銅器定名慣例，採用寬式、嚴式隸定並用及「名從主人」等原則，將其定名為《大攻（工）有（尹）月圓器》。該器物是戰國時期的用器，上有銘文十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釋為：「左柎肱（？）大攻（工）有（尹）月𠂔（鑄）。」³《銘圖》釋文同《《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不過在「左柎肱（？）」後加了逗號。《集成》、《銘圖》都注明現藏地是上海博物館。該器物無圖像，銘文拓片如下：



我們擬在前賢時彥研究基礎上，考釋《大攻（工）有（尹）月圓器》上的「

二 「柎」即「宮」考釋

《大攻（工）有（尹）月圓器》上的「


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6冊，第10459號。

²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三十五卷，頁116。

³ 張亞初編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61。

⁴ 需要說明的是，上列四件有「柎」字的銅器不包括《魚柎戈》。黃盛璋〈燕、齊兵器研究〉收《魚柎戈》，無器形及銘文拓片，詳見《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43。黃文轉引自柯昌濟：《金文分域編》，卷9，頁17《魚柎節戈》：「山東『汶上』出土項：『兄云民國戊申大圩河出土，家藏。』」詳見《金文文獻集成》（北京：綫裝書局，2005年），第42冊，頁368。


（一）「栒」字形體

上文已列《大攻（工）有（尹）月園器》的銘文及「栒」形體 ，下面我們分述其他三器的銘文及「栒」字形體。

1 《中子化盤》

《中子化盤》無出土信息，現下落不明，未見其器物圖像。銘文拓片及「栒」字形體參見下圖：



《銘圖》釋文：中（中）子化用保楚（胥）王，用正（征）栒，用甬（擇）
其（其）吉金，自乍（作）盤（浣）盤。

2 《子禾子釜》

一八五七年（〔清〕咸豐七年），該器出土於山東膠縣靈山衛古城，是戰國時期齊國的一件用器，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子禾子釜》保存了齊國法定量器制度，是陳氏新量之釜的代表，與《陳純釜》《左關之鉶》並稱「齊國三量」。《子禾子釜》器形、銘文拓片及「栒」字形體如下：



《銘圖》釋文：□□立（泣）事戔（歲），禋月丙（丙）午，子禾（和）子□□內者御枳（莒）市，□命諛墜（陳）覓（得）：左問（關）釜（釜）節于敷（廩）釜（釜），問（關）鉶（鉶）節于敷（廩）𦵏（半），問（關）人築桿戚釜（釜），閉料于□外，𦵏釜（釜）而車人制之，而台（以）發退女（汝）問（關）人，不用命劓（則）寅之，御問（關）人□□𠂔（其）事，𠂔（中）荆（刑）斤邈（殺一遂），贖台（以）〔金〕半鎛（鈞），□□𠂔（其）盃，𦵏（厥）辟□邈（殺一遂），贖台（以）□犀，□命者，于𠂔（其）事區夫，丘問（關）之釜（釜）。

3 《左枳戈》

該戈刊布於《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⁵某收藏家所有。銘文鑄在內部，器形、銘文及「枳」字形如下：



《銘圖》釋文：左枳。

⁵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三卷，頁580。

(二)「栢」字形義分析

1 「栢」字在傳世文獻與辭書中的釋義

「栢」有「屋檐」「屋檐口椽木底端的橫板」等意義，與「宇」「楣」「旅」「檐」「櫬」「櫨」等字詞義近。例如：

《儀禮·士喪禮》：竹杠長三尺，置於宇西階上。

鄭玄注：宇，栢也。⁶

《說文解字·木部》：栢，楣也。从木，呂聲。

《說文解字注》：栢，楣也。《釋名》曰：栢，旅也，連旅之也。《士喪禮》注曰：宇，栢也。ㄣ部曰：宇，屋邊也。从木呂聲。力舉切，五部。

《說文解字義證》：楣也者。《廣雅》：楣，栢也。《釋名》：栢，旅也。連旅之也。《方言》：屋栢謂之櫨。注云：即屋檐也，亦呼為連綿。《士喪禮》：置於宇西階上。注云：宇，栢也。

《說文解字句讀》：栢，楣也。《士喪禮》注：宇，栢也。《方言》：屋栢謂之櫨。郭注：雀栢即屋檐也。亦呼為連綿。案此即齊謂栢為檐之證矣。

《說文通訓定聲》：栢，楣也，从木呂聲。亦曰檐，曰櫬，《方言》十三，屋栢謂之櫨。注：雀栢即屋檐也。亦呼為連綿。

《釋名·釋宮室》：栢，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櫨。櫨，綿也。綿連棖頭使齊平也。

上述為「栢」在傳世文獻與辭書中的幾種意義及例證。

2 古文字資料中「栢」字的形義分析

現存古文字資料表明，「栢」字首見於春秋早期的《中子化盤》。郭沫若指出《中子化盤》上「栢」即「莒」：「本銘『中』字，余謂即楚簡王名。《楚世家》『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此言『征栢』，事亦相合。」⁷李零認為郭沫若的考證，「值得重新考慮」，他認為「中子化」並非楚王本人，而且銘文字體潦草，不可能晚至簡王，而要比淅川下寺楚器的銘文還要

⁶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130。又：頁1132校勘記：「敖氏曰：宇，屋檐也。不宜與『西階上』連文」。

⁷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下冊，頁167。

早。「莒國的器物莒字自名皆作鄺不從呂」，因此他認為「征栢也可能是指楚的征呂」。⁸陳絜指出「東周羸莒固然多寫作簠或鄺，但也存在例外，尤其是西周時期，亦偶作呂字」，他認為將《中子化盤》的「栢」讀為「莒」，「也是相當合理的」。⁹孫剛以「莒」、「簠」、「鄺」、「筮」、「栢」為例，指出「在古文字材料中同一國名本國自稱和他稱往往存在用字不同的現象」。¹⁰

《子禾子釜》上的「栢」字不是很清晰，劉體智¹¹等沒有隸定此字，馬承源隸定為「𣎵」。¹²吳鎮烽嚴式隸定釋文是「栢」，寬式隸定為「莒」。¹³

（三）「栢」、「宮」考證

「大攻（工）有（尹）月圓器」《左栢戈》上的「栢」，無法用「栢」字所記錄的國名義或屋檐等意義解釋。我們認為，這兩個銅器上的「栢」即「宮」。試疏證如下：

1 部分漢字的構件，「𠂇」可替換為「木」

在古文字資料中，有的从𠂇的漢字，在演進過程中，也有從木的例證。例如：



西周晚期《多友鼎》



春秋晚期《壽夢之子劍》



戰國中期《中山王響鼎》

上列「親」字從𠂇，而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中，「親」字寫作

⁸ 李零：〈楚國銅器銘文編年匯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374。


⁹ 陳絜、孫慎鵬：〈兩周莒國重要銅器輯遺與相關史地疏證〉，《故宮博物院院刊》第7期（2024年7月），頁4-13。

¹⁰ 孫剛：《東周齊系題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188-189。

¹¹ 劉體智：《小校經閣金石文字》卷九，小校經閣石印本，民國二十四年（1935）。

¹²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554。

¹³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三十四卷，頁272。

,¹⁴不從「宀」，從「木」。也有「宀」與「木」、「林」互換的例證，又如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舉「鹿」字為例，楚文字中寫作「𣎵」，三晉用字寫作「𣎵」。¹⁵

《周禮·地官·司徒》：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

《經典釋文》：麓，本亦作𣎵。

在秦漢簡牘中「木」部也有與「宀」部字換用現象，例如北大《倉頡篇》簡34：「瓦蓋焚（𣎵）櫟……杆（字）。」¹⁶「杆」即「字」。

《說文解字·宀部》：宸，屋宇也。从宀辰聲。

《六書故》¹⁷：《說文》曰「屋宇也」。韋昭曰：「宸，屋溜也。又作振。」

《說文解字注》：《魏都賦》「旅楹閑列，輝鑒枅振」。張載曰：「枅，中央也。振，屋宇穩也。」是知枅振即上棟下宇之謂，枅即央字，振即宸字。

《大攻（工）君（尹）月圓器》上的「𣎵」即「宮」，從現擬古音體系看，「𣎵」、「宮」二字聲音上無關係。于省吾認為後世寫作「呂」之字，有兩個來源，「𣎵」本像連環形，孳乳為「𣎵」等字，這一係列字「均有合和貫通之義，即由連環之義所引申」。「呂」像兩環相偶，當係伴侶之侶的初文。金文中常以呂為金屬名。于先生認為「𣎵」、「呂」二字源異而流混，甲骨文和商金文中「宮」還有從「𣎵」的字例，西周金文則均從呂，¹⁸于先生所論精闢。我們認為《大攻（工）君（尹）月圓器》銘文中的「𣎵」所從之「呂」，原為𣎵，所以此「𣎵」不從呂聲，此「𣎵」和「宮」字讀音同。另外一種思路是：或許也可將「𣎵」、「宮」分析為會意字。羅振玉認為「從呂從𣎵，象有數室之狀。從𣎵象此室達於彼室之狀。皆象形也。」¹⁹宮室相連也是「呂」及從呂之字的意義來

¹⁴ 參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03。

¹⁵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13年），頁158。

¹⁶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7。



¹⁷ 〔元〕戴侗撰：《六書故》卷二十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¹⁸ 于省吾：〈釋𣎵、呂兼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463-471。

¹⁹ 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44。

源，楊樹達指出「呂聲、旅聲、盧聲字多含連立之義。脊骨謂之呂……伴謂之侶……二十五家相群侶謂之閭……軍五百人謂之旅……屋楣謂之侶……縫衣使相連謂之紹……禾四秉謂之筥……木之葉密布者謂之櫚……屋上桁謂之櫨。」²⁰李學勤²¹、黃盛璋²²、董珊²³等學者都曾歸納戰國兵器銘文格式，包括監造者、鑄造動詞、鑄造地點（收藏地點）、配屬單位等。「左宮」在燕國銅器銘文中，有的代表器物配屬單位，如「郾（燕）戾（侯）軍（載）乍（作）左宮鋸（戩）」。²⁴董珊認為左／右宮「可能是與燕王關係密切的組織，戰國早期作為燕王扈從部隊，中、晚期轉為工官組織」。²⁵戰國文字中的「左／右宮（庫／廩／工）」等可以指器物製造組織、置器地點或配屬單位，²⁶《大攻（工）君（尹）月圓器》上的「左栲」，表明這一件用器是「左宮」造。

三 「𠂔」為「朔」考

《大攻（工）君（尹）月圓器》「左栲」後面的字，《銘圖》釋為「𠂔（？）」，吳鎮烽先生括注了問號。對比戰國時期漢字資料，用為人名，是「左宮」加人名的格式。《季木藏匋》收有三字陶文即「左宮」加人名，原圖如下：



²⁰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44-45。

²¹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文物》第7、8、9期（1959年），上、中、下篇。




²² 黃盛璋：〈燕、齊兵器研究〉，頁63。

²³ 董珊：《戰國題銘與工官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

²⁴ 圖像、銘文等相關資訊詳見《銘圖》，第32卷，頁31。

²⁵ 董珊《戰國題銘與工官制度》，頁76-77。

²⁶ 曾憲通、陳偉武主編，范常喜編撰：《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卷五，頁2425-2442。

陳直釋為「左宮朔」，陳先生認為「陶文的左右宮，皆是方璽形式，為王宮定做的陶器。或列印於用器之上，或列印於磚瓦之上，係以人名，蓋取其負責之意」。²⁷李零將此三字陶文歸入「宮某」類，未釋，隸定為「𠂔」。²⁸此字存疑。李先生認為陶文中的「左宮某」「右宮某」是隸屬於王宮的陶工名。²⁹《大攻（工）有（尹）月圓器》字或可釋為「朔」，從月從𠂔，陶文「朔」有寫作的，³⁰此字形和相似。

四 餘論

綜上所論，《大攻（工）有（尹）月圓器》銘文可釋為：「左𠂔（宮）朔，大攻（工）有（尹）月𠂔（鑄）。」依據「大攻（工）有（尹）」一詞，可以判斷此器為三晉器物。黃盛璋指出趙國兵器多以相邦（守相）或再加「大攻（工）尹」為監造，可以作為分國標準。³¹許世和進一步分析：³²「大攻尹」只見於中央相邦／守相監造兵器（左、右庫）。八年相邦趙勝戈尚無「大攻尹」，十年相邦陽安君鉞始有「大攻尹」，說明趙國這一制度設於孝成王九、十年之間。悼襄王時無一「大攻尹」兵器，此制或被廢除。趙王遷四年，開始恢復加刻「大攻尹」制度。

如果「左𠂔」可以釋為「左宮」，或許可以將齊國法定量器《子禾子釜》上的「𠂔市」解釋為宮市。《戰國策》：「齊桓公宮中七市。」³³「𠂔市」不是莒國的市，而是「宮市」，此問題尚待討論。出土文字資料表明，齊國文字中「筓」「宮」二字有關係，莒縣出土有西漢初期「筓司空」漢磚，同一地出土有西漢中晚期「宮司空」磚。³⁴「𠂔」、「筓」、「宮」等字的使用，也說明了戰國時代三晉文字與齊系文字的關係。

²⁷ 詳見陳直著，周曉陸，陳曉捷編：《讀金日筭》（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61、262。

²⁸ 周進集藏，周紹良整理，李零分類考釋：《新編全本季木藏陶》（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43。

²⁹ 李零：〈齊、燕、邾、滕陶文的分類與題銘格式——新編全本《季木藏陶》介紹〉，《管子學刊》第1期（1990年4月），頁86。

³⁰ 王恩田：《陶文字典》（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頁188。

³¹ 黃盛璋：〈試論三晉兵器的國別和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第1期（1974年），頁18-28。

³² 許世和：《戰國有銘兵器的整理與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頁174。

³³ 〔漢〕高誘注，〔宋〕姚宏續注：《戰國策注》卷一，士禮居叢書景宋本。

³⁴ 詳見于貴超：〈莒縣陶文與戰國秦漢時期官市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3年第12期，頁39。

參考文獻

一 古籍著作

〔漢〕高誘注，〔宋〕姚宏續注：《戰國策注》卷一，士禮居叢書景宋本。

〔元〕戴侗撰：《六書故》卷二十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二 專書論著

《金文文獻集成》第42冊，北京：綫裝書局，2005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6冊，第10459號。

王恩田：《陶文字典》，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吳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第三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綫裝書局，2013年。

周進集藏，周紹良整理，李零分類考釋：《新編全本季木藏陶》，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孫剛：《東周齊系題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張亞初編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下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

陳直著，周曉陸，陳曉捷編：《讀金日筍》，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


曾憲通、陳偉武主編，范常喜編撰：《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卷五，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董 珊：《戰國題銘與工官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2年。

劉體智：《小校經閣金石文字》卷九，小校經閣石印本，1935年。

三 期刊論文

于省吾：〈釋、呂兼論古韻部東冬的分合〉，《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李 零：〈齊、燕、邾、滕陶文的分類與題銘格式——新編全本《季木藏陶》介紹〉，《管子學刊》第1期，1990年4月。

李 零：〈楚國銅器銘文編年匯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李學勤：〈戰國題銘概述〉，《文物》第7、8、9期，1959年。

許世和：《戰國有銘兵器的整理與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

陳 絜、孫慎鵬：〈兩周莒國重要銅器輯遺與相關史地疏證〉，《故宮博物院院刊》第7期，2024年7月。

于貴超：〈莒縣陶文與戰國秦漢時期官市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23年第12期。

黃盛璋：〈試論三晉兵器的國別和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第1期，1974年。

黃盛璋：〈燕、齊兵器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